

解语花

MOON

No.3

最华丽的小说名家志

月

本期推荐
花镜系列之

紫竹

沧月

那个白衣少女忽然在花架那边伸过手指，轻轻在顾客手中拿的扇面上一抹，翻转手腕，柔白如雪的手指竟然有一点殷红！

家乐记之花开果熟 ■ 无处不飞花

寻找蔷薇 ■ 诺言

封缄以蝶 ■ 萧如瑟

郎君不骑竹马来 ■ 匪我思存

四大美女之孟婆汤 ■ 沾衣

封面绘图：ENO.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每个人都曾在少年时代，头角峥嵘，明媚鲜妍。当种种的不如意令我们终于磨灭了锋棱，变成了一枚鸡蛋，以貌似坚硬的薄壳保护着自己柔弱敏感的内在。其实外来的轻轻撞击，都有可能使我们破碎支离。

总有这么一个人吧，在他面前，可以什么都不必顾忌什么都不必理会，剥掉自己那层貌似坚硬的薄壳，将最软弱最无助最难堪的一面统统呈现在他面前，号啕大哭之后，将所有的不如意所有的不堪一击所有的天大难题，都交给他去。

总有这样一个人，就因为，他深爱着的，是你。

琼瑶大戏里的轰轰烈烈，我们很少遇上，八点档里的汹涌澎湃，我们很少遇上，可是，在漫漫岁月中，总有那么一个人吧，你知道他就在那里。哪怕世上有种种的不如意，只要给他一个电话，横在你面前的一切都可以交给了他，不管前头有多少艰难险阻，他会举起双臂，将一切的一切替你抵挡。

如果有幸嫁给那个人，请你珍惜他，因为他会尽他所能，给你幸福。

如果没有缘分嫁给那个人，也请你珍惜他，因为你明明知道，他总是会在哪里，只要你转头一望，哪怕山长水阔，万里之遥，他依旧，在那里。

总有这样一个人

there is always someone

■文/匪我思存 ■图/KKKKILTH





稿件授权声明

凡向《月》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本声明全部内容。

1、稿件文责自负：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版权），该作品没有侵犯其他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2、完全权力许可：本社有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使用该作品，而无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亦无需另行支付稿酬。

版权声明

《月》经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未经许可，本书所有文字及图片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和使用。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月》对上述声明拥有最终解释权

★各地书店、报刊亭、网络及大型图书批发市场有售
封面绘图：ENO.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部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金沙优图网址：www.jinshawerhua.com
读者服务部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欣苑路98C中心601室
邮编：300191
电话：022-23610733
投稿邮箱：moon@jinshaon.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解语花 / 沧月等著.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8
(月)
ISBN 978-7-5391-3877-0

I. 月… II. 沧…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5777号

书 名：月·解语花

总策划：刘欣

主 编：冰叶

责任编辑：林云 艾琪

美术总监：朱子

绘图总监：唐卡 ENO.

文稿编辑：郁言

美术编辑：珊瑚虫 残枫 0.3B

图片编辑：无梦女

出版发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邮编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张秋林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6

字 数：125千字

书 号：ISBN 978-7-5391-3877-0

定 价：9.80元

目录 CONTENTS



〔镜花水月〕

004 紫竹

Purple Bamboos

沧月

〔风花雪月〕

040 家乐记之花开果熟

无处不飞花

Fruits after Flowers

064 郎君不骑竹马来

匪我思存

You came without your bamboo-horse

116 封缄以蝶

Sealed with a butterfly

萧如瑟

〔当时明月〕

048 四大美女之孟婆汤

沾衣

Four Belles Mengpo's Soup

〔月迷津渡〕

078 寻找蔷薇(下)

诺言

Find rose

〔月光小夜曲〕

125 迷路

吻月

Getting lost

132 极端优雅的少年(连载)

藤萍(叶萍萍)

Extremely Elegant Juvenile

〔拨云见月〕

180 言情场景另类研究

水天一色

News Report Of Love Story

188 〔上弦月·下弦月〕

188 〔烘云托月〕

190 〔水透月华〕



那个白衣少女忽然在花架那边伸过手指，
轻轻在顾客手中拿的扇面上一抹，
翻转手腕，
柔白如雪的手指竟然有一点殷红！

紫竹

Purple Bamboos

■文/沧月 ■图/林夕



临安三月，还是乍暖还寒的天气。夜已经深了，街上已是冷冷清清。偶尔只有打更的梆子蹒跚而过，悠悠地吆喝，漫长的尾音在街巷中曳着：“小心……咯，火烛……咯！”一句还没吆喝完，声音已经是离得远了。

深院的高楼里，暗昏昏的紫楠木大床上寂寂地垂着珠罗纱帐子。似是有窗户没关紧，溜溜地钻了风进来，床头上空悬着的金钩忽地微微荡了起来。

“呀！呀——”锦绣堆里，蓦然伸出一双青白的手，凭空一气乱抓，腕上金钏叮当乱响，伴着有一声没一声的尖利喘息，“别过来！别跟着我！”

“怎么了？二夫人，怎么了！”外间的嬷嬷听得动静，夹衣也来不及披，趿着鞋慌慌地跑了进来，撩开帐子，看到那个女子直挺挺地坐了起来，眼睛还闭着，却脸色苍白直伸两手在面前一味乱抓。嬷嬷连忙抬手抓住那只在半空乱抓的手，推着她的身子，一迭声地唤“二夫人”。

“可是又做了噩梦？”也不知过了多久，见夫人终于定住了神，缓缓睁开眼来，嬷嬷才舒出一口气，轻声问。

被称为二夫人的女子，大约三十来岁的年纪，正从梦里醒来，睁开了眼，在黑夜里依然不住地喘着气，手回过来用力压着心口，感觉那里依然突突跳得厉害，“李嬷嬷，替我倒一盏酸梅汤来……渴得紧了。”

李嬷嬷自个儿摸黑走到前间里去，一边窸窸窣窣地找东西，一边沉沉叹了口气，“二夫人，近几个月老是做噩梦，我看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瞧瞧？”

“用不着吧——这一年来请大夫花的钱还少么？怎么治也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二夫人的声音在锦帐后传来，疲倦慵懶，“便是老夫人她老人家不说什么，西边院子的那位又该私下骂我拿乔作态、显得多金贵了。”

“那些嚼舌头的二夫人怕她们什么？也不看看百花曾家今日的名头有多少是凭了二夫人您的打点操劳？老夫人也说了，儿媳妇里面只有二夫人您算是顶得一个男子……西边院子里那位说到底不



Purple
Bamboos



Purple Bamboos

过是个小妾，论大小，还不如二夫人呢！”屏风外有瓷器相碰的声音，李嬷嬷好不容易摸到了白日里喝剩下的酸梅汤，倾了半盏在杯子里，一边不屑地骂，“二夫人是念过书的，心性儿也好，换了我，早忍不得这口气了。西边院子里那个三夫人除了吃喝花销，哪里为曾家出过一分力！”

“出力？人家可好歹生了个儿子……我有什么？”身子倦倦的，靠在床头上，紫檀木硬硬的硌痛她的后背，二夫人闭了眼，在黑夜里淡淡道，“百花曾家在南渡后能凭着种花养花换得今日，不是我谭意娘托大，的确至少也有我五分功劳——但是这算个啥呢？我怎么说都是个二房续弦，跟你们康二爷不过是半路夫妻，又没生下个一儿半女……”

“老夫人心里疼着二夫人的，不怕别人嚼舌头。”听得平日里爽利能干的二夫人话里居然有了消沉

的意味，李嬷嬷连忙安慰，摸黑进了内间，把酸梅汤递到她手上。

喝了一口，抿在嘴里半晌才咽下去，二夫人的声音沉沉的有些苦涩，“老夫人？老夫人也上了年纪，总不能当长久的靠山……你看二爷多少日子没来这边了？三夫人生的虽然不是长子，但是长房里大爷夫妻死得早，留下那个远歌又痴痴傻傻的——曾家这份家业，眼看着跑不出二少爷手里。到那时候，西边院子里那位才有的得意呢。”

李嬷嬷叹了口气，也不说话了：其实她一直担心的也是这个，若是将来老夫人一日不在了，远桥二少爷当了家，只怕东院二夫人这边就不得安稳了。

“好闷……要落雨了么？”沉默了半晌，感觉室内空气都要凝滞，暗夜里二夫人喃喃了一句，下意识地摸索着找东西扇风，好缓解这片刻的窒息。

手指在锦褥间探着，在枕头下碰到了一件硬凉的物件——是扇子。

二夫人忽然仿佛呆了，将枕头下一直放着的扇子拿在手里，这是一把紫竹骨的绢扇，已经很有些年头了，竹上都被把玩出了温玉一般的手感，只有今日白日里刚换上去的那根扇骨还是棱角突兀的。

枯坐了半晌，仿佛想起了什么，李嬷嬷蓦然开口：“啊呀，对了，今儿我听见老夫人屋里的丫头芍药说，本来给二少爷订亲的那个白螺姑娘忽然改口了，死活非远歌大少爷不嫁——老夫人爱这个白姑娘，竟也答应了。西边院子这下子面子可丢得大了！”

夜里，嬷嬷说着日里的小道，语气却是有几分幸灾乐祸，“二少爷混世魔王似的自然巴不得不成亲，可西头那位却气了个半死，整日里摔盆砸碗地骂个不休呢。”

“啊……白螺白姑娘么？”静静靠着床头坐着，二夫人眼里却蓦然亮了亮，不出声地吸了一口气，“在水巷，开着一个叫做‘花镜’的小花铺的那位姑娘？”

“是啊，夫人前两天不还去过她的铺子里一趟？”李嬷嬷对主人的脾气知道颇深，笑了起来，“二夫人是想看看到底她是什么样的女子吧？夫人一向聪明，事事争先，长房媳妇还没入门就早考虑到这一节了。”

说着说着，好似想到了什么，嬷嬷忽然幸灾乐祸起来，“不知夫人看了她觉得如何呢？据说是个美人儿啊，听临安城里的人说她也是个厉害人物，嫁给了大少爷，这下子一向空乏的长房也算是得了大臂助——二房多了个对头，可有得斗了。”



“花镜……那人……那人简直是个花妖啊！”二夫人语气却无半分的欢喜，脸色在暗夜里沉了下去，声音忽然变得尖利，“听说在她那儿买了花的主顾，家里就多少要出事。还有人说，她养的那只白鹦鹉说起话来比人还聪明——这种妖邪的不祥人，怎能进我们曾家的门！”

“呀，那不过是街坊间的无聊传言而已——天子脚底下，哪有这等事。”李嬷嬷笑了起来，“二夫人一向吃斋信佛，像夫人这样的善人，哪怕什么妖邪！”

“善人？”在大屋寂静如死的夜里，二夫人轻轻展开扇子，伸出手指摸着扇面，陡然间仿佛惊起了心中什么东西，全身颤抖不可控制。

“夫人，你这扇子上有血。”

——白日里花镜里面那个白衣女子的话蓦然响起在耳边。

那一日，她托言去买紫竹补扇骨，实则想看看曾家未来长房媳妇是如何的女子。然而那个白衣少女的眼睛却从一开始就让她心惊肉跳，冷漠得仿佛看穿一切，在她买了那盆紫竹说回去修补扇骨时，那个白衣少女忽然在花架那边伸手指，轻轻在顾客手中拿的扇面上一抹，翻转手腕，柔白如雪的手指竟然有一点殷红！

她惊得浑身一震，手中的紫竹扇“啪”的一声掉落地面。

丝绢的扇面上，是黄山谷的真迹《桃花仙人图》，一片红云弥漫，然而，那分明是桃花，怎么会是血呢？怎么……怎么会还有血呢？

都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就算是地底的白骨也该化了灰吧？……怎么竟然还有血呢？

“江南……就是这样呀？”站在檐下，看着外面连绵的细雨，一脸风尘

困顿的灰衣大汉有些感慨地喃喃了一句。话音未完，一阵风夹着细雨从檐外扑过来，虽只是如牛毛般的细蒙蒙，扑在脸上，却让长条大汉抽了抽鼻子，陡然爆出了一个喷嚏。

“他娘的，这毛毛雨可真黏糊——还不如关外白毛风来得干脆些。”立春早过了，灰衣汉子却还穿着一件破了好几处的羊皮袄子，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盯着下个不停的雨，压着嗓子狠狠骂了一句。

骂了这句，忽然想起什么，大汉连忙左右看了看，有些不安地跺着脚，眼睛再度盯着青石板街道的尽头——该没错，早上来的时候自己问过镇上的人，这里就是周泰的老家。

自己天刚亮到了这双妃镇上，就找到了地儿过来敲门，却不见有人答应，在檐下等了大半天，遇上邻居走过，他赔着小心问了一下，才知道自从周泰犯了案充军宁古塔后，留下浑家福娘靠卖花为生——想来她是一早出去还未回来。

“阿嚏！”风一紧，吹到檐下来，灰衣汉子忍不住又是一个喷嚏，更为不耐地双脚交替着跺地，袖着手，看着石板巷的尽头，眼睛里急切的神情越来越盛。

福娘……王福娘。大汉心里念着这个名字，困顿不堪的脸上也渐渐流露出一丝异样，鹰隼一样锐利的眼里也透出一丝热力，急切盯着石板街的尽头。

该是怎样的女子？真的如同周泰那小子说的那样天上无对地下无双？

“哎哎……铁塔李，你……你不知道……我女人可是个美人儿……她是双妃镇人呐！那里……那里……出过两个贵妃……”风雪里，大头周泰的头上落满了雪花，乍一看上去活像个大雪球，然而从他那冻得发紫的嘴唇里，断续喘着气吐出的句子却是极其诱惑——特别是诱惑着这些流放宁古塔、已有数年没见到女人的犯人，“咳咳……我打赌，两个贵妃娘娘加起来……咳咳，都没有福娘美……她、她那个水灵……掐一下……嘿嘿。”

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嫉妒周大头……周泰因为犯了窝赃罪被人告发，发配到宁古塔已有八年，算是老人了。八年来，每个刚过来的苦役都会听他喋喋地说起家里仙女般的女人，眼里流露出艳羡的光。

“她的眼是桃花眼，眉毛和柳叶一样……身段玲珑得……嘿嘿，那小腰儿，一只手就能围得过来。说话声音糯糯的，好听，听得人都要化了。”

冰封雪塑的北国、啃着发黑的窝窝头烧着呛人的马粪时，从周泰的描述



里，那些因为长年苦役而麻木僵死的眼睛重新闪亮起来，想象着那个烟雨空蒙的江南，那个桃花含笑柳叶拂水的地方，缓缓走来的是如何美丽水灵的女人，围着火堆的那一双双眼睛里，都闪着渴慕而燃烧的光，在稻草堆里反复辗转难以入眠。

周泰那个小子，人猥琐家世也贫寒，小眼睛里总是一副色迷迷的样子——怎么就能娶到这么一个老婆呢？从宁古塔往南走的这一路上，灰衣汉子就一直在不停地想这个问题，一直想到了双妃镇。

终于来到了江南，站在这屋檐下，灰衣大汉依然有些做梦般不确定的恍惚感。

他抽了一下鼻子，左顾右盼，见没人过来，再次试着推了推门。木板门很是残破了，一推就发出“吱呀”的声音，门框上新年贴的对联沾了雨水，软塌塌了下来，流下淡淡的红色水迹，染上推门人的手。

灰衣汉子不知为何震了一下，手下意识地缩进怀里去，掂了掂揣着的一件东西。

那是一把旧折扇，似乎有些年头了，被人在手里把玩得久了，紫竹的扇骨上已经透出温润如玉的光泽。

“该来了吧……”看着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灰衣大汉喃喃说了一声。

雨还在无休无止地飘着，飞絮游丝一般，黏黏的惹人难受。大汉不停地跺着脚，仿佛这样就可以把满身的雨丝振落下去，眼神越发烦躁起来——因为烦躁，还透出一丝丝的凶狠，让这个落拓的汉子看起来眼神有如鹰隼闪亮。

哒。哒。哒。

空空的青石板巷上，忽然传来清晰的足音。灰衣大汉蓦然回头，看着街尽头走过来的一个人——一个红衣女子，提着一个漆编提盒，打着伞从街那一头走过来。

灰衣汉子眼睛一闪不闪地盯着走过来的女子。渐渐地走近了，可以看到那个女子身量娇小，发髻上簪了一朵玉兰花，瓜子脸，柳叶眉，眉目间有着双妃镇女子独有的灵秀。灰衣汉子的心猛地一跳，忽然间有些喉咙发干——是这样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女子吧？

那个红衣女子提着提盒，然而眼神活泼泼地四处乱溜，举止有些轻佻。看到檐下灰衣汉子盯着她的眼神，红衣女子脸上腾地红了一下，转开头，却忍



Purple
Bamboos





不住还是溜了他一眼，抿嘴笑了笑，抬手掠发丝。

不是福娘……这个该不是王福娘。

灰衣大汉猛然吐出一口气，站在檐下，看着这个女子的一串柔媚的小动作，自己对自己摇了摇头。

福娘该不是这样子的。

“嘿呀，不是我吹牛，我家娘子可是端庄文雅、知书识礼的——难得吧？”



她们王家，本来还是双妃镇上的书香世家呢……虽说后来破落了，可我泰山大人，嗯，据说也还是个秀才。”那时候犬头周泰这样吹嘘着，胖胖的脸在马粪的火堆旁发亮，“当年我家娘子的陪嫁里，金银财宝没有，嘿，就陪嫁了一把扇子过来——你说稀奇不稀奇？上面画的人儿花儿倒是不错，可破扇子能顶啥用……不过我也不嫌陪嫁轻了，嘿嘿，谁叫我碰上个仙女也似的老婆呢？皇帝老儿都不如我有福气呀……”

苦役们多半是市井贫寒之徒，本身识字的人就不多，更不用说娶个识文断字的老婆。听到周泰这样的吹嘘，人人心中更加不是滋味起来。

周泰那个小子，人猥琐家世也贫寒，怎么就能娶到这么一个老婆呢？

想到这里，灰衣大汉双脚交互跺着的速度加快了，不耐地耸耸肩，抖掉一些雨水，看着那个提盒的红衣女子——果然不出他所料，经过门前时她飞了一眼给这个盯着自己看的汉子，脚步却丝毫不停地过去了。



灰衣人那时已经不再看她，依旧自顾自转过了头，看着街的那一边。

江南的烟雨空蒙一片，仿佛一幅水墨画卷慢慢展开，里面，全部都是黑瓦白墙、桃红柳绿。依稀有仕女打伞走过，绢伞上绣着各种各样精致娟秀的图案。虽然如今宣和末年，北方因为金国的不断侵扰已经大为动荡，但是这个长江以南的地方，还是一片安宁景象。

灰衣人看着，眼里陡然就有些发热——对，对，就是这样的。他从胸膛



里吐出一口憋了几个月的浊气来——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周泰描述给他听、在他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江南水乡。没有冰天雪地，没有白毛飓风，没有马粪的味道，也没有无数挤在一起长年不洗澡的人的体臭。

他终于从宁古塔来到了这里，终于要看到周泰描述了千百次的女人。他的手袖在怀里，然而眼里却有止不住的热切和激动。

“你找谁？”在灰衣人看着延绵的雨帘出神时，耳边却忽然传来了女人温婉的问话。

不过是一句话，却让铁塔似的汉子霍然全身都是一抖。灰衣人有些战栗地回过头去，眼里有惊喜的意味，一边哆嗦着手从怀里掏出那个作为信物的紫竹扇，一边喃喃道：“我、我来找周泰的娘子福娘……”

“我就是呀……”挑着担子的女子应了一句，然而看到他手里的折扇，女子搁下了担子，一步跨上石阶劈手便是夺了过来，“你、你怎么会有我家官人的东西！你——”话音未落，她拿在手里展开只是一看，脸色大变，抬头问来客，声音微微发颤，“你怎么会有我家官人的东西？”

灰衣汉子在王福娘抬头的时候，终于看见了她的脸——在这之前，虽然只是听周泰描述过，但王福娘的脸已经在他心里出现过了千次万次，虽然每一次都不相同，但都是美丽秀雅不可方物的。

——然而现在站在他眼前的、真正的福娘却……

“魏先生远道而来，寒舍简陋无甚招待，随便用一杯茶吧。”将客人迎入房内，女子的声音已经回复了平静，随之递上的是一个托盘，托盘是红木的，但是已经很旧了，暗暗的发黑的颜色，衬得放在托盘上面的蓝花瓷茶杯分外晶莹。

“多谢……多谢弟妹。”灰衣汉子魏胜有些尴尬地将满是尘土污垢的大手在破袄子上擦了又擦，才小心翼翼地端起了茶盏，趁机抬眼看了一下从后堂端茶上来的福娘。

周泰那小子……这一点倒是说的没错，他的浑家果然是个看起来知书识礼的女人。这等谈吐身段，哪里是市井里平日常见那些婆娘可比的？魏胜低头喝了口茶，眼角余光看到拿着托盘的那双手——虽是操劳过了，但依然十指尖尖白皙柔嫩，盈盈不足一握。